

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

Volume 11
Issue 2 第十一卷第二期

Article 4

January 1951

潭帖考

Zhijun LIN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林志鈞(1951)。潭帖考。《嶺南學報》，11(2)，97-102。檢自：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11/iss2/4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潭帖考

林志鈞

元劉有定衍極註卷五『潭帖逐卷各有歲月，第一卷題云：慶歷五年季夏慧照大師希白摹勒；第二卷，慶歷八年仲冬月慧照大師希白重摹；第三卷，則五年六月；第四卷，八年仲冬月；第五卷，戊子歲孟冬；第六卷，五年季夏；第七卷，五年仲秋；第八卷，五年季夏月摹勒上石；第九卷，八年仲冬月；第十卷，五年仲秋月，每卷各有慶歷及慧照大師重摹勒字。』惠秋韶楓樹山房帖目稿第一卷作口秋月，第二卷無歲月，第三卷與劉註合，第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等卷皆無歲月，第十卷亦與劉註合。案曹士冕譜系雜說，謂慶歷長沙帖（即潭帖，王澐閣帖考正附古今法帖考以潭帖與長沙帖當爲兩帖，王說誤。）逐卷各有歲月，而劉丞相私第本，慶歷等題字，止三兩卷有之。惠氏所見，豈即所謂私第本耶？

又案惠氏帖考所載長沙帖全目，後引趙晉齋帖考云：『右宋揚長沙帖十卷，天一閣舊藏，范鴻臚手裝，鴻臚名大澈字子宣東明司馬之弟也。每卷有鴻臚名印，及文衡山印。按長沙帖，石刻鋪叙每卷皆有年月，此卷無之；蓋即所謂土人私翻木板是也。然規模具在，錄之亦得此帖之大概云爾。』據范大澈碑帖紀證，長沙帖條云：『予得一部，乃豐南馮物。』此本無南馮題識，印記，目中所列諸帖，按諸前人著錄，亦不盡合。（如唐太宗書不列於第二卷，庾翼書不列於第四卷，右軍書無關亭黃庭等帖。）趙氏謂無卷無年月，蓋即石刻鋪叙所謂土人私翻木板是也。按石刻鋪叙云，『土人私翻木板，有紋可辨，』與年月之有無，初不相涉。紹興復刻之本，無卷尾年月耳，晉齋偶未之考耶？

劉後村集跋舊潭帖云：『以余所見潭帖凡有數本，有絕佳者，有稍殘缺者，有行數不同者，有漏落數行者，時謂劉相刊二本，一留郡，一藏家，而後人翻開於黔和等州，又不知幾本也。於十卷之末，（案此謂全帖十卷之每卷末。）或題云，慶歷五年，或

云八年，或云六月，或云季夏，或云模勒上石，或無上石二字，或云重模。』案潭帖逐卷有年月者，其紀年不出五年或八年兩種，（慶歷戊子亦八年也。）紀月則有季夏，仲冬，六月，孟冬，仲秋五種之不同。惠氏目所載第一卷口秋，當是仲秋缺文，而第十卷與首卷同年且同月，爲他種著錄所未見。

此帖模勒與重模之問題：據趙希鵠洞天清祿集，『淳化閣帖既頒行，潭州卽模刻二本，謂之潭帖。余嘗見其初本，當與舊絳帖雁行。至慶歷八年石已殘缺，永州僧希白重摹，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。建炎虜騎至長沙，守城者以爲砲石，無一存者。紹興初第三次重模，失真遠矣。』此文所叙極明白，故明四明范氏碑帖紀證，慶歷長沙帖條亦云：『慶歷間僧希白重模淳化閣帖於長沙，』而增補格古要論，明潞藩刻述古書法纂及閒者軒帖考等皆以紹興刻爲第三次重摹，則希白刻係第二次摹勒，毫無疑義。今人集古求真乃謂『曹士冕生南宋之季，見潭帖有重摹字，遂望文生義，以既爲重摹，必有原刻，』故云『閣帖既頒行，潭州卽刻一本，謂之潭帖；是潭帖先已摹勒，不始於劉丞相。』此殆於洞天清祿集所記者，（此書攷辨精審，宋人筆記中之佳著。）未加注意，故有此疑。惟曾宏父石刻鋪叙卷下，長沙帖條，謂『慶歷間慧照師希白摹鑄，自五年乙酉至八年戊子訖事。』則與趙氏八年重摹之說，顯有出入。然此帖摹鑄，果自五年至八年者，何以帖尾署年，竟未見有六七兩年字樣，則似曾說不如趙說之有據。又據衍極註潭帖第一，第八作摹勒。（案第一卷作摹勒，第八卷作模勒上石，真蹟日錄所謂，或云上石，或無上石二字，當卽指此兩卷。）此兩卷皆署五年，而第二卷作重摹者則署八年，頗疑希白就潭州初模之石，已殘缺者，重爲模刻，此帖尾八年重摹所由來。其署五年者，皆未殘缺之石，故不曰重摹，而曰摹勒，此帖各卷，忽而摹勒，忽而重摹，且第一卷刻於五年，第二卷刻於八年，何以第三卷又係五年，以下卷次與年次，多先後錯出，設以上說解之，似皆可通。而趙氏所謂『余嘗見其初本，至慶歷八年，石已殘缺，永州僧希白重摹』爲解釋潭帖重摹問題之一重要事實。

惠氏目，第一卷重口，缺文當卽摹字，是所見本，或係翻刻有訛，彼作五年口秋，亦與衍極註五年季夏不合也。

宋史劉沆傳『出知潭州，又降知和州，改右諫議大夫，知江州，時湖南蠻獠數出

寇，至殺官吏，以沆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，兼安撫使，許便宜從事。沆大發兵至桂陽，招降二千餘人，使散居所部，而蠻酋降者，皆奏命以官。』沆再帥潭州，本傳不詳其年月。案仁宗本紀，桂陽洞蠻寇邊，事在慶歷三年九月，十二月，又桂陽蠻降，授蠻酋三人奉職，事在四年十月，則平蠻受降之後，邊塵旣靖，遂以餘暇，及於文事，五年刻帖之舉，揆諸事實，當無不合。惟實司模鐫之事者，乃僧希白，故宋人著述，如石刻鋪叙，洞天清祿集，容齋隨筆諸書，記潭帖皆只云僧希白刻，而希白之前，潭有刻本，即趙希鵠所嘗見之初本，曹士冕，陶宗儀所謂古潭刻，（見法帖譜系，及輟耕錄）此本今雖不可見，而亦談潭帖版本之所應知者也。或問，希白於慶歷八年所刻，係重摹已殘缺之舊潭帖；其五年所刻者，何帖乎？曰，潭帖舊所模勒，係據淳化閣帖，無所增損。至慶歷五年以劉公發議，遂取舊本模勒，而畧有增益，故石刻鋪叙云，『長沙帖十卷，實祕閣前帖（即淳化閣帖）翻本。（同書，廬陵帖條云，亦祕閣前帖翻本，廬陵帖乃用潭帖模刻，非直接摹自閣帖，足知翻本云者，有輾轉覆刻之義。）內羲獻帖，畧有增入。』凡帖尾署五年者皆此類，其八年所刻，則因舊潭帖有殘缺，乃另據閣帖模勒，故以重摹題尾示別。吾人僅據舊籍考索，得此假定，安得忽有宋拓潭帖全帙，陳於吾前，以証鄙說之當否。雖然，此豈復有幾微之可望耶？帖估言，但君懋辛藏有潭帖全十卷，是否宋拓未敢斷言，其紙墨確甚舊。余不識但君，無由見此帖。（友人蒙文通曾見之。）七年前過杭州，於楊見心齋頭得觀雪漁先生舊藏潭帖一册，題首潭帖二字，旁一甲字，皆行楷書，第一帖下有瑩照堂，項墨林，卞永譽各印，上有晉府印，卷尾署慶歷五年仲秋月僧慧照摹勒于希白潭，行楷書二行，下有奉華堂印。此卷所收，有漢敦煌太守碑，亮白董卓以來，丙舍，涼刀銘，尙有其他數帖，帖高營造尺八寸。後見滬影印金薤石華樓藏潭帖殘本，號爲宋拓者，其題首及帖尾署題皆與楊氏本同，惟僅亮白董卓以來一帖。案潭帖卷末歲月見著錄者，其第十卷署五年仲秋月，楊氏藏本當是第十，然惠目此卷作慧照大師希白重模，楊本作僧慧照模勒於希白潭，若以凡署五年皆題模勒之例言之，則楊本合，惠目未必足據耳。

此帖異本：據法帖譜系，有慶歷長沙帖，（潭帖郡齋本，案此即所謂長沙官本。）私第本，（劉氏依倣前本刻石以歸私第者。）長沙碑匠家本，（長沙官本局鑄不可常得，碑

匠之家別刻一本以應求者。)長沙新刻本,(中興以後復刻石,其間凡遇舊帖損缺處,並不復刻字,亦無卷尾歲月。)三山本,(三山帥司書庫本,蓋以長沙舊帖刊勒,今已散失不全。)案聞者軒帖考,紹興新刻本,又謂之三山木本,似三山刻本,即長沙新刻,(此誤。)黔江帖,(秦子明於長沙買石,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,謀舟載入黔江,壁之黔江之紹聖院,刻石者,潭人湯正臣父子,案秦子明名世章,黔人僧寶月,即慧照也。)蜀本,(全用長沙古本摹刻,而字行亦間有增減處。)廬陵蕭氏本,(十卷用干支爲號,後有崇寧五年蕭綸記,畧云:「皇祐先伯父太傅作邑和州之含山,得墨帖於丞相兗國劉公」云云,蓋用潭帖刻也。案張氏真蹟日錄所謂後人翻開於黔和等州,即指黔江秦氏,廬陵蕭氏刻本。)以上八本,南宋季年即已不完,至明中葉,石已無存;故王佐增補格古要論載其所作淳化閣帖考有今潭帖已燬之語。佐,明英宗時人也。顧拓本之流通南北者,至明季清初,尙常爲鑒藏家所稱道,如張米菴日錄謂所見潭帖凡數本,孫退谷銷夏記謂甲申後見潭帖最多,是也。何峻叟日記,「道光三十年庚戌八月初七日,瞿穎山仲瑛處閱鼎錢碑版字畫;其潭帖真希有物,古勁生動,非同絳州帖,尙圓美,此帖,常南陔訪之未得,後歸瞿氏也。」足見此時潭帖舊拓已不易見,故常氏訪之不得,何氏嘆爲希有。至今日,則此帖益難觀耳。

容齋四筆:「東坡自儻耳移合浦,見桂帥程欽之潭帖冊,各題其後。第二卷云,唐太宗作詩至多,亦有徐庾風氣,而世不傳,獨於初學記,時時見之。第四卷云,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,曰浪得名耳,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。庾征西初不服逸少,有家雞野鶩之論,後乃歎其爲伯英再生。今觀其書,乃不逮子敬遠甚,正可比羊欣耳。第六卷云,宰相安和殷生無恙,宰相當是簡文帝,殷生則深源也耶?第八卷云,希白作字,自有江左風味;故長沙法帖,比淳化特詔所摹爲勝,世俗不察,爭訪閣本,誤矣。此逸少一卷尤妙,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。第九卷云,謝安問獻之,君書何如魯公。答曰,故自不同。曰外人不可爾。曰人那得知耶。」此亦見坡集中。案此云唐太宗詩,當指帖中五言秋日數庾信體一首,此首僅見官帖中。初學記所收太宗詩共六十餘首,未見此詩也。(全唐詩有此首,註云,出淳化閣帖。)此云第二卷,而淳化刻太宗書,乃在第一卷也。又此云庾征西,容齋謂指庾翼。潭帖刻翼書,在第四卷,淳化乃在第三卷也。

此云宰相安和帖，潭刻在第六卷，淳化乃在第五卷也。此云第八卷逸少帖尤妙，以前例推之，潭之卷八，當是淳化之卷七，即右軍秋月，九日等帖，此卷果多佳蹟。又此云第九卷獻之帖，惠氏潭帖目，卷九卷十皆獻之，斯則與淳化同。又衍極註所引潭帖第二卷郗愔帖，第三卷山濤帖，亦與閣帖無異。其潭刻增入閣帖所無之帖，據譜系雜說，衍極註皆云有霜寒，十七日，王濛，顏真卿諸帖，輟耕錄載蘭亭集刻乙集，有古潭刻，是潭帖刻褻序，清儀閣題跋謂停雲館黃庭經全本，係據僧希白潭帖；是潭刻又有黃庭，此皆可補惠氏目所未載。

從來評潭帖者，爲說不一，東坡謂長沙法帖，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；此爲第一讚歎潭帖者，其後如李竹嬾，孫退谷皆稱美之，而朱晦菴譏其中分一字，半居前行之底，半居後行之顛，極爲可笑。曾幼卿亦謂，『二卷郗愔書第三帖，何以斷「當」字，分兩行，希白善書者，於此殆不可曉。』（語見石刻鋪敘）黃長容東觀餘論，『希白摹書，真似騎生馬不暇施鞿勒，時有驟跌，不害其妙處，但揭字要當如陶華陽，摹楊許書法乃佳耳。』劉能靜云，『第三卷山濤帖，末有「風筆惻感」之語不成文，蓋謝發帖云，執筆惻感，今至執字止，濤帖云，風尚所勸云云，今至風字止，却移筆惻感三字，在濤帖之後。移向所勸以下十九字，在發帖之後。又第六卷右軍字先後失次尤甚。（語見衍極註，案劉後村潭帖跋云，『余晚得一本，乃以舊潭剪碎，按釋文排比裝背，歷歷可讀。』原帖之凌雜無次，即此可以想見。）皆於此帖有所不滿。然東坡喜其筆法，而譏者率指行次疏舛，言各有屬，却不相涉。乃有同論筆法，而竟相徑庭者，如：范納菴，李竹嬾，孫退谷所記潭帖，皆爲字瘦而有丰神，露筋力，多芒采，清勁不俗不媚，（語見碑帖紀證，六硯齋筆記，庚子銷夏記。）而陳繹曾乃云，『風韻和雅，血肉停勻，但形勢俱圓，頗乏峭健之氣。』斷無一帖而筆法相異若此，或者陳氏所見，初非佳揭耶？總之，此帖以鈎刻得神見長，而未盡校訂能事，是其所短，以此評潭，當無大失，其餘不根之說，一筆勾除可已。

附潭帖（即長沙帖）刻者考

宋拓潭帖摹刻人名，今日得見者凡兩種：一作「僧慧照摹勒于希白潭」，又一作「慧照大師希白摹勒」，而舊籍中紀載此帖刻者，則有「僧希白」，「錢希白」，「錢易」，「劉

希白」諸說之不同。案慧照，即僧希白，亦號寶月，見東坡集，『希白作字，自有江左風味，故長沙法帖，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，世俗不察，爭訪閣本，誤矣。』坡又撰寶月塔銘，寶月即希白。陶宗儀書史會要，釋希白，字寶月，號慧照大師，長沙人。慶歷中嘗以淳化閣帖模刻于潭之郡齋。曹士冕法帖譜系黔江帖，摹刻僧寶月古法帖，所謂僧寶月古法帖，即希白所刻之長沙帖。又米芾寶章待訪錄，『僧希白，務於勁快，多改落筆端直，無復縹緲縈回飛動之勢。』元劉有定衍極註，『仁宗時詔僧希白刻石於祕閣，前有目錄，卷尾無篆書題字。』諸書皆作希白，或僧希白，釋希白，而宋高宗翰墨志，『世有絳帖，潭帖，臨江帖三書，堆潭帖爲勝，以錢希白所臨本也。希白於字畫得佳處，故於二王書尤邃。』希白姓錢，此與陸游，洪邁曾宏父所記者同。陸渭南集跋法帖，『錢希白字奇古可喜。』洪容齋四筆，『潭州石刻法帖十卷，蓋錢希白所鐫，最爲善本。』石刻鋪叙，『長沙帖十卷，慶歷間，慧照師錢希白摹鐫。』楊慎丹鉛總錄，遂指錢希白爲錢易。總錄引東坡語，希白作字有江左風味，故長沙法帖勝于淳化帖，乃引申之曰，知潭帖勝淳化多矣。希白，錢易也。王世貞藝苑評，糾正楊說，謂『希白乃潭州僧希白耳，書家謂其有筆意而多率直，無縈迴縹緲之勢。楊以幼安爲管寧，（案前一則，云索靖，管寧同字幼安，而楊用修誤以索靖，爲管寧也。）以希白爲錢易，其孟浪殊可對也。』案宋史錢易傳卷三百十七附錢維演傳後，易字希白，才學膽敏過人，又善尋尺大書行草，錢撰有南部新書及洞微志，說郭引作錢希白，學津討源引作錢易，是二名世常互用。宋王明清揮麈餘話辨王成之信所刊顏魯公墨迹，後題錢易觀于玉堂之署。取玉堂題名及史傳攷之，希白題識年月不符，不可信。并考錢氏以天聖四年入玉堂掌內制。據此，則何由於慶歷間爲劉沆刻帖於潭州耶？楊升庵之誤至顯，不足辨。至新增格古要論卷三載王柏淳化帖記，以長沙帖爲劉希白所刻，則不知所據，俟考。